



南宋三龜齡先生諱十朋號梅溪溫之樂清人紹興二十六年以龍圖閣學士
致仕事蹟見宋史本傳文獻通考或梅溪集三十二卷續集五卷有淳熙四年
視文學士行宮留守劉洪序越十五年至紹熙壬子其子闡禮治政而履江
陵稱為前後之高表則付梓時或有續增而重為編次者故與劉序之數
不同年又敬猶天禧四庫兩收乃季蒼草紀文達藏本卷數雖同然
為正統五年温州知府劉儀刻僅黃淮序何喬新後序則言時金
梓已失劉洪原序而此本獨存雖板殘紙黯字多俗體不免舛率
惟尚是紹熙舊刻以明時坊中所贗况每頁首有吳澄切清兩小印
溯源有自今亦足珍按澄字幼清按州崇寧人元時舉進士不第以著
除江西儒學副提舉遷司業英宗即位超授翰林學士進階大
中大夫移疾歸年八十五年贈江西行省左丞相上復軍進士贈以
郡公謚文正

因法十年仲夏中法南海後學孔廣田敬記



宋刻王梅溪集二十八册

第一册 三十一頁

第二册 三十六頁

第三册 三十一頁

第四册 三十五頁

第五册 三十五頁

第六册 四十四頁

第七册 四十一頁

第八册 三十三頁

第九册 二十七頁

第十册 三十九頁

第十一册 三十九頁

第十二册 二十五頁

第十三册 五十二頁

第十四册 三十一頁

陽 蓋 若 心 乳

第十五册	五十頁
第十六册	四十二頁
第十七册	三十二頁
第十八册	四十四頁
第十九册	三十三頁
第二十册	三十八頁
第二十一册	三十一頁
第二十二册	三十頁
第二十三册	二十二頁
第二十四册	四十一頁
第二十五册	三十三頁
第二十六册	一十九頁
第二十七册	二十五頁
第二十八册	四十一頁

共壹仟壹佰柒拾頁正

而乳
然以
若
蓋
陽



梅溪王先生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

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或然以

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

皆君子則以難知之者為蓋

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

必剛必明則易知凡陰
必柔必暗必難測故聖
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
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
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
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

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諫輟

遠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

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

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

為祥嘉穀之為穡亦不可疑

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

回互隱伏糾紛如蛇蚓須細
如蠶亂如鬼域如蠱如盜賊
詛祝閃候狡繪不可方物者
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
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
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也

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乘
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
亦豈得而逃我於是又嘗求
之古人以驗其說如於漢唐
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三
杜先王尚書顧文忠公侍郎

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
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之所
遭不同所立亦異然其心則
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
磊落不可揜者也其
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

微益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
求之今人則於太子詹事王
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
公如以諸生對禁庭中一日
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
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

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
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
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
擢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
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
疆必雪讎恥為已任其所言

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
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
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建議
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
不拜去為潯郡布上恩恤民
隱蚤夜孜孜如儀渴嗜飲之

切於己去之日茂思之如文
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出又親
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習家
人孺子亦蕩然有忠厚虛遜
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願喜為
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

為人不少為浮靡之文論事取
極己意並其規括宏闊骨幹
開張出入變化後偉神速出
之盡力於文字者注、反不
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
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

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
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
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
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
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
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

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
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
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雖
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
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
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

之偉然者公不能有其豪髮豎
汚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
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
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
百篇守審以變公又適在葛
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
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
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
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
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
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
康公公破歲十年而其子聞

詩遠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
獻款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
卷屬予敘之予蓋三復焉而
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
官莫僕子齊既狀之而故端
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德

一其墓矣投予因不復著獨論
其心如此以於篇端以告天
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
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凜
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
矇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

一在朝廷為以犯顏納諫為
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
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
真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
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
勢公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
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
呼其亦可悲也文聞詩之好
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昔

淳熙四年歲在丁酉夏四月
望日大中大夫觀文學士行

宮留守劉珙共父書

王梅溪先生文集

目錄

廷試策一卷

奏議四卷

詩文前集二十卷

詩文後集二十九卷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王梅溪先生文集目錄終

梅溪先生廷試策卷第一

御試策

問蓋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細
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纘紹
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
惟祖宗成法是憲大君然書一之禁賞刑之具猶昔
也而奸弊未盡革賦歛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
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
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
道雖久而不脩法有時而或弊損至之宜有不可已邪

抑推而行之也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謹明推
行之要俾 仁宗之治復見於今其必有道 子大夫學
古人官明於治道蘊畜以待問久矣詳著于 扁 朕將
親覽

臣對臣聞有家法者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為一家之法
人君以家法為天下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
而法有大小之異至於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權而已
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
為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為天下法貽
厥子孫而施諸國極則必世為有道之國蓋法者治家
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 陛下親

屈 至尊廷集多士 訪治道于清問之中首以監于

先王成憲恪守 祖宗之法為言是則 陛下欲守家

法以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獲以一介草茅與于

大夫之列仰承 聖詔其敢不展盡底蘊淺明 大對

以為 陛下遵 祖宗守成法之獻邪臣之所欲言者

無他焉亦曰攬權而已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為天

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

以為君者以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

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之權而為天君執君之權而為

君故天與君同稱大於域中而君之名號必以天配以

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

謂之天子居六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萬壽無疆
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
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
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詔曰天語天之大有
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威能司域中
之權而已矣恭惟 陛下蘊聰明之德體剛健之資躬
親聽斷動於 祖宗一詔令之下而萬民莫不鼓舞者
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萬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
雨露開衆正之路社群枉之門而萬民莫不悅服者如
天之清明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萬民莫不拭目
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巍巍乎湯湯乎固不可以

有加美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為言者蓋 陛下之德雖
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 陛下
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不知諱也臣伏讀 聖策首以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
為言次及于祖宗立經陳紀 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
今日奉行而不能無四者之弊為問臣有以見陛下知
致治之道在乎守成憲遵 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
切謂 陛下能攬福威之權率自己出則成憲有不難
守 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夫天下有不難治凡
所以策臣者皆不足為 陛下憂矣不然 陛下雖勤
勤問之而雖說誦之無益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

未嘗不以德權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不以德
權為先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王食去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至於無道則自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後世
之言也謂反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為義者左氏記時
人之言也謂堂陞不可以相陵首夏不可以相反者賈
誦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
權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官之也五帝
家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家之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
年長且久者攬福威之權以安之也漢宣帝善法祖宗
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

焉以其能革霍光專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
總核名實信賞必罰齋居大事聽斷惟精而神爵五鳳
之治號為吏稱民安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者蓋本乎此
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
建中興之功者無他焉以其能鑒西京不競之禍躬攬
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而進
文吏戢弓入而散馬牛建武之政號為止戈之武系隆
我漢同符向祖者蓋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
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以其能革
前朝權威下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在明皇覽於
求治崇設十事以要說之其大槩則勸其攬權也帝

自謂能行由是勵精為治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沾沾小人竊柄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憲宗銳於致治杜黃裳懼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帝嘉納之由是器精為治紀律設張赫然中興矣此所謂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為先也陛下懲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還福威之柄運獨化於陶鈞裁萬機於獨斷天下翕然稱陛下為英主凜凜乎漢宣帝光武唐明皇憲宗之上矣而臣尤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儻石程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食聽政如

惰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縱之使福威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臣切謂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攬福威之權欲攬福威之權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五經之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萬機之暇為好此書固嘗親灑宸翰以書經傳刊之琬琰以詔學者夫邇者又命儒學近臣於經筵講讀之是則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之固已默得於

聖心之妙至於其間可謂攬權之法者請為陛下
誦之春秋書王曰天下者所以為人君法天攬權之法
有書王不書天者所以為人君不能法天攬權之戒書
朝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侵書伐者欲
征代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僭禮亂樂者欲其收禮樂
之權也書僭賞濫罰者欲其收賞罰之權也權在諸侯
則譏之如踐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刺之如鷄
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入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也
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
戒小人之竊權也書闡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
凡一字之褒重於華衮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福

道真

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復以攬權為言者蓋春秋

譏時王失攬權之道故諸侯遂有變法之弊今陛下

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賞罰之權以御之可也大

臣有清淨如曹叅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馬光者宜

俾之討論變亂如張湯者則誅之其議如呂惠卿者則

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世而無弊矣

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讀聖策曰畫一之法

賞刑之具猶者也而畫一未盡革臣有以見陛下欲

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刑以革弊也臣切謂欲盡廢

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之法非孔子之

法也成周之法也故臣願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經有書... 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 所以譏時王之濫賞非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夫周公賞刑之法不能董當時之姦弊故仲尼以筆削之禮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祖宗制賞刑之法載在有司畫一之章昭然可觀創之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未嘗有濫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弊無不革者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群臣能奉行於下故也故司馬光自為諫官及為侍從嘗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而其二說

者其八可自壞其家法耶我太祖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側聞慶曆中仁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曰尊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噫故當時君聖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間治效卓然者蓋平乎此又聞熙寧中先正司馬光於經筵進講謂恭不變何守成之道且言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異日旨惠卿補立說以破之謂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隨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非變也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法也觀二臣之言亦足以見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來固未嘗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於一持申請權宜而行者致與成法或相抵牾迹者陛下面諭群臣謂國家政事並宜遵守祖宗今又發于清心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見陛下得持盈守成之

凡一字之貶重於斧鉞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威臣願陛下尊聖人之經行聖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

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業則何患乎不能監先王之憲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臣

伏讀聖策曰仰惟祖宗以來立經陳紀百度著明伏讀紬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為萬世不刊之典朕

續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為靡不稽諸故實朕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臣有以見陛下謙恭仰畏

不以聰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興之治也臣以謂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

以攬權臣謹按春秋有變言則以書有存古則幸

之之書有復古則善之之書經書 賦六本者譏隱公
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先王之樂也書初稅畝者譏
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成周之徹也此所謂變
古則譏之者也書猶三望者譏僖公不郊而幸其猶三
望書猶朝于廟者譏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此
所謂存古則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書作三軍者譏其
變古也昭公五年書舍中軍者善其復古也此所謂復
古則善之者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漢惠帝用曹參守蕭何之法而海內晏然武
王用張湯取高皇帝之法約更之而盜賊半天下守祖
宗之法者其治如此變祖宗之法者其亂如彼為人主

則在乎信賞必罰也 三宗小既用其言以致極治矣光
以清德雅望執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時弊進
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
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 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
謂救時賢相也效者 陛下躬親萬機一新時政斥逐
姦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告許者誅茲賞刑之至公而
革弊之甚大者也 聖策猶以姦弊未革為憂者豈今
日 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
大槩夫人主賞刑之大者莫若進退天下之人才今
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 陛下素知其賢親自識權可
也不然則出於大臣侍從之心薦之可也不然則采於

輿論而天下固人皆曰賢也。不出於二者而一旦
遽進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進也。出於某人陰為之地
也。如是則一人之監進有以損。陛下作福之權矣。
陛下每退一人必出於。陛下灼如其罪。震怒而賜
譴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公言論列可也。不然則
得於僉言而天下國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於三者
而一旦遽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於某人陰
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誤退有以損。陛下作威之
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下稅其賞之當去四凶人而
天下服其罰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賞刑為法
以。舜用賞刑為。執春秋賞刑之權以御之則何患

乎。弊之不革耶。夫有某勞進某秩以為賞。犯某事
得某罪以為罰。此特有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
臣不復為。陛下言之也。臣伏讀。聖策曰賦歛之制
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臣有以見。陛下欲
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臣切謂欲財用
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謹按春秋書臧孫辰
告糴于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急于外
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
於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
丘而出甲也。書用田賦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於用畝
而出軍賦也。春秋言告者。不宜言書。初者不宜初。書作

者不宜作書戶者不宜月民由是知春秋賦稅之為
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齊景公之問政不
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財有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
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盍徹臣又知裕國之術
實在乎節用也側聞 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
富官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
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
呼大哉言乎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 仁
宗聖性尤務儉約器用止於漆素衾褥止用黃絕嘉祐
間臨軒策士出宮氏之要在節儉以為 御題時呂秦
賦曰國用既節民乃豐 仁宗悅之擢為第一觀

仁宗取士命題之書又真可為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
又聞熙寧初司馬元王安石同對論及救災節用事安
石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曰善理財者
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
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
天地所生財貨萬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
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
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
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司馬光之名言真可謂節用理財
之法聚斂毒民者之深戒也 陛下自和戎以來兵革
不用二十年是宜會集賢良講實事為樂陳如成康之景

時可也而馬三受乃以良用才和為憂雖臣亦切之宣
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乎奢侈之風有所未革
乎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乎今賦入不及祖宗全
盛之日而用度不減祖宗全盛之時三年郊祀之禮
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賞賜之費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
之歲幣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來之費可得而省也百
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軍之養所
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所未
節者如此之類不止于此也朝廷往嘗屢有禁銷金
之令矣而婦人以銷金為衣服者今猶自若也又嘗有
禁銷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為首飾者今猶自若也

是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浣濯之化衣下曳
地之風未形於外乎臣所謂奢侈之風有所未革者蓋
在乎此也臣又聞之道路謂遠夷外國有以無益之奇
玩易我有用之資財者池臺苑囿車騎服御有未能無
所增益者中貴外戚使嬖使令倡優伶官之徒有未能
無非時賞賜者臣所謂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者蓋
在乎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化民而海內至於富
庶臣願陛下攬權于上而革衆弊以文帝及我太
祖仁宗恭儉為法以春秋所書為戒則何患乎財用
之不裕乎若夫自同於聚斂之臣獻生財之術則臣不
敢也臣伏竇聖策可以士之斗作成之法猶昔之而

入才猶亦盛臣有以見 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
而欲入才之盛如 祖宗時也臣切謂 陛下欲入才
之盛宜攬育才取士之權臣謹按春秋書作丘甲穀梁
因論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為首范甯釋之曰士者治
道藝者也又按經書單伯送王姬穀梁曰單伯者我之
命大夫也范甯釋之曰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國三
入次國二入小國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頌
聲作何休因論及成周之時并田校室之制大學小學
之法養士取士之說為甚詳又按經書許止之罪穀梁
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
父之罪也就師傅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已之罪也心志

既通而名譽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譽既彰而有司不舉
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
傷時王失育才取士之權而黜為其意於筆削之際公
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從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於風
教矣我 祖宗以來取士於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
法也養士於太學是古者校序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
待非常之士是有取於漢唐盛世之法也進士科成用
詩賦或用經義雖更變不同而未嘗不得人也太學之
士或出於舍選或出於科舉雖作成不同而亦未嘗不
得入也二百年間名臣鉅儒建勳立業皆項相望莫不
由此塗上可謂盛矣 陛下往者雖在干戈日不暇給

之中而亦未嘗廢祖宗之事自傭兵以來復興大學以
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 祖宗之舊恩甚
渥也而聖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為憂者臣 輒獻攬權之
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曰猶昔而人才非昔者
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
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皆闈
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 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
具而欲得人可乎 朝廷比因外臺之言例行駁放士
論莫不稱快臣願 陛下常攬福威之權以御之嚴
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蹈往年之覆轍可也至所
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器如鳶飛魚躍涵養其平日之

剛方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耳非取其能絺章繪句
以媒青紫也自權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
養諛成風科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欲士氣之振
可乎臣聞嘉祐間 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 詔者數
人眉山蘇轍之言最為切直考官以上無失德而轍妄
言欲黜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 仁宗曰朕以直言
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邪擢真與等此 陛下取士之
家法也臣願 陛下以 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之事
為戒命庠序去諂訕之規科舉革忌諱之禁有司取志
謹之論將見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
而出如 仁宗時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讀

聖策曰黜陟之典訓迪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臣
有以見 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
如 祖宗時也臣切謂欲官師之勵宜攬黜陟賢否之
權謹按春秋隱十一年書滕侯至威二年別書滕子范
甯曰前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隱二年書紀子至
威二年則書記侯范甯曰前稱子今稱侯者蓋時王所
進臣切謂春秋時王不能黜陟諸侯是必夫子以賞罰
之權因其賢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經書楚曰荆公羊曰
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
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尊爵
之法故備七等之科以進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實天子

黜陟之公法也故為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為忠臣蓋春
秋以責忠臣之至訓迪天下之為人臣者也為子而知
春秋者則必為孝子蓋春秋以責孝子之至訓迪天下
之為人子者也 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
下至一郡一縣之吏無不以公道黜陟之固無異虞舜
三載考績之法也有學以教之於未仕之前有法以禁
之於筮仕之後無非以公道訓迪之固無異乎成周訓
迪厥官之方也故當時為官者因不勉勵厥職坐廟
堂之上與 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勸其職也立殿
陛之前與 天子爭是非者是諫官之勸其職也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則廟則宰相相待非者是御史

之勵其職也百官爲其職於朝中今勵其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內外多任職之臣故其致治之效遠出漢唐之上今陛下任賢使能以建中興之治黜陟之法訓迪之方無非遵祖宗之時而聖策乃以官師未勵爲憂者臣輒獻攬權之說焉今黜陟之法訓迪之方雖曰猶昔而治效非昔者由他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于黜陟而治亂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曩者內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權門之親戚故舊朋黨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之職武臣或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吏其濁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時可堪一笑者至於一言忤意

雖無罪而亦斥黜眦之怨雖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乎喜怒愛憎之私無復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過其盡瘁勵職可乎若夫所謂訓迪者蓋將以忠義訓迪之使其忘身徇國而已非欲訓迪其巧進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門炙手可熱之時搢紳相率爲佞之不暇孰有以忠義相訓迪者乎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勵者以其承積習之後而餘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師咸勵厥職莫若大明黜陟於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昔憲宗時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韓范富以爲執政以歐陽

修余靖王素察爲諫官皆天

下之望魯人石介作
陟之家法也臣願
陛下以仁宗為法以前日權臣
之事為戒執福威之
節以為訓迪之方如是則尚何患乎官師之不勵我如
祖宗時乎臣伏讀
聖策謂姦弊未盡革財用未甚裕
人才尚未盛官師或未
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
非其人邪 朕欲參稽典策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
祖宗致治之效復見於今其必有道臣仰見 陛下願
治之切思慕 祖宗之深欲聿追其 盛德大業者可
謂勤且至矣然臣已陳攬權之說于前且以春秋為獻

抑嘗聞先儒曾參有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春秋之學 陛下既已深得之復能尊其
所聞行其所知 攬福威之權以守 祖宗之家法則
賞刑當而天下悅矣姦弊不患乎不革節儉行而天下
化矣財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賢能出矣人才不患
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師不患乎不勵 祖宗
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復見於今邪若夫所謂道雖久
而不渝法有時而或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
儒釋春秋有變周之說 周之實之說又有商變夏周
變商春秋變周之說 以謂春秋未嘗變周也特因時
而救弊耳又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治必有偏而

不起之虞故故月弊而不行故其編考所以補其弊而
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猶大厦墜則修之不可更造苟
不知遵守而輕務改更臣恐風雨之不能也損益之宜
有不可已者臣願以竹舒論弊之說為獻可乎若夫所
謂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書乃一字如公子
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類穀梁釋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蓋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嘗聞荀卿之言曰有治人
無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監于成憲常
如傳說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舊章常
如詩人之言則夏商周雖至今存可也漢唐之法亦非不
善苟得其人常如曹參之守法宋景公魏相

絳平行故事則漢唐雖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作
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馬光之徒持守成之論則
垂之万世與天地並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
之非其人矣則今日又不可不慎擇為臣願以荀卿有
治人之言為獻可若夫參稽與策之訓則有歷朝
之國文在為祖宗之寶訓政要在為有司之成法在為
朝廷之故事在為陛下宜詔執政與百執事之人
參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講明推行之要則無若手攬
權陛下提綱振領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
陛下終策臣曰子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蘊畜以待
問又矣詳古子編朕得親覽此陛下導臣使言

臣不敢不盡言也臣聞人主開言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蓋求言之路不常開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開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聽言之實臣其可無獻言之誠乎臣復有一言以為陛下獻者欲陛下正身以為攬權之本也按春秋書正者杜預謂欲其体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說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董仲舒之論正也謂人君所行必正道所發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言則正身之論正也臣觀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法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漢武

王也

夫世道之中其勤勞則日異不遑暇食不以于游田以所升萬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見于思齊之詩在位之臣皆節儉正直見于羔羊之詩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彼其化又見于騶虞之詩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則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與其下應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諛也故公孫弘曲學以應之帝好刑也故張湯曲法以應之帝好利也故孔僅無私羊以剝下益上應之帝好兵也故衛青霍去病以拓土開疆應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馬相如作封禪書以應之帝守神山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立道也武帝不法

身而其下應之

如彼巨頤 陛下以文王為法 為戒端厥心居
以為化本非正勿視非正非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其
用人也 不必問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
也其進則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與之進正
是果不正人也其進則為亂之機其可以其才有餘而
使之進乎其聽言也必觀其言之是與非斯可以見其
人之邪與正有遜志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為而投吾
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於我者也
其可以其遜吾志而受之邪有違耳之言必將察之曰
彼可為而犯吾之所惡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
我也其可以其違吾耳而不受乎言曰聞

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諛
是必善
結吾左右以求譽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毀言日聞必察
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類也是必不
善結吾左右以致毀者也進之可矣如是則一念慮無
非正心一云為無非正道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殆見四方万里風行草偃莫不一於正矣臣願陛下
下以是為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為攬權之助廣覽兼
聽以盡攬權之美摧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
欲皆如意雖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
色而為之况區區四者之弊尚何足以矜淵衷之念
哉臣聞 主聖臣直惟陛下 愚不勝幸甚臣

卷之三